

四大名剧

传抄本导读

西厢记
牡丹亭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四大名剧传抄本导读

· 上 卷 ·

江 天 编 校

司公限有文路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名剧传抄本导读/江天编校.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8

ISBN 7-5059-3112-1

I. 四… II. 江… III. 古代戏曲-剧本-中国-选集 IV. I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274 号

书 名	四大名剧传抄本导读(上、下)
编 校	江天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壬一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房山光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249 千字
印 张	100.5
插 页	10 页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112-1/I·2353
定 价	498.00 元(上、下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前 言

在我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戏曲可谓是一颗耀眼四射的艺术珍宝。戏曲是通过舞台人物的道白、对唱，曲调、舞蹈相映生辉的综合性艺术。其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从元杂剧、宋元南戏到明清传奇，将戏曲的发展推上了顶峰。尤其以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明朝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朝洪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代表，成为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的四枝奇葩，尊为四大名剧。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或悲或喜；做念唱打优美动听，精妙绝伦；人物形象传奇浪漫，生动感人。一经脱稿，竞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

本书所收录的正是我国戏曲中被传抄过甚传为佳话的四大名剧，即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我们选取最远古的传抄本为基准，缀以古名人的评点，即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王思任评点《牡丹亭》、吴仪一评点《长生殿》及孔尚任评点《桃花扇》，还附有浅显易懂的剧情故事，作为导读，使其成为四大名剧的普及读本，目的是让那些缺乏戏剧知识，不甚了解戏曲的人也能读懂、欣赏这些名作名篇，并为我国戏曲的传播、发扬光大献一份薄礼。

《西厢记》是一部大型戏曲，它演唱了唐代青年书生张君瑞和贵族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但在当时却为“《西厢记》诲淫”、“《西厢记》教淫”。其实《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金圣叹语）。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两座高峰，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贾仲明在《录鬼簿》中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王伯良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赞叹“实甫《西厢》，千古绝技；微词奥旨，未易窥测。”到明清之际，注家蜂起、评本迭出，出现了一股“西厢热”，“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篋”，郭沫若说“《西厢记》为最完美、最绝世，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品，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物的凯旋路、纪念塔。”而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冯镇峦语），“金圣叹下笔机辩澜翻，常有神助”（钱谦益语），李渔也高度赞赏“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圣叹之评《西厢记》，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可见《西厢记》及金圣叹评《西厢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牡丹亭》成功地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形象。杜丽娘年轻美貌，爱的欲望、性的需求是自然的事，然与禁锢的封建礼教格格不入，只有在梦中似真似假与年轻的柳梦梅至亲至爱、尽情享受着欢快与幸福。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生生死死，道出了千回百转的爱与愤，使《牡丹亭》的影响非同小可。它一经舞台演出，即引起强烈反响。作者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一生仕途不畅，晚年挂冠归隐做《牡丹亭》，红极一时。《牡丹亭》的评点本很多，以王思任的评点为主，倍受世人推崇。

在清朝的戏剧史上,有“南洪北孔”之说。南洪即《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北孔即《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二人均以其不朽名作而名噪艺苑。《长生殿》描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手法浪漫,笔法细腻。作者洪升清高孤傲,脱略不羁,好讥呵权贵,他创作的《长生殿》,历时十年,三易其稿,一搬上舞台,到处传抄上演,轰动整个剧坛。而评点者吴仪一又是洪升的亲戚兼朋友,评点与作者的趣味相投,相映成辉。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二十岁中秀才,后捐为国子监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终于问世,京城为之轰动,以至引起康熙帝的兴趣,终因文中热嘲冷讽而被革职。《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主要内容是写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倾心相好,遭打击迫害,经千难万险后相遇,由高人点化感悟出家的故事。孔尚任自著自评《桃花扇》,别有新意,评点精到之至,高见频出。

这次我们整理编校的版本,是各评点者多次评点的汇总,舍弃了死搬教条的造作,以普及四大名剧为原则,荟萃了名家评点的精华。在整理的过程中,参照专家意见,做了一些合理修订,现做如下说明:

一、重校整理时,在参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原文重新分段、标点,力求更加合理、准确。

二、原文中凡是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古字、俗字等均未改,而将现在人看来是别字或错字的全改了过来。

三、将各名剧的同一评点家的不同版本汇总一起,并将互不重

复的各条独立评语汇集,使其更加完整化。

四、为区分起见,将评点内容用楷体字组排出来,经纬分明,使读者一目了然。

五、每出戏后所附“剧情故事”不是译文,而是将戏曲情节改编成生动活泼的小短文,使其成为浅显易懂的读本。

此书的整理、校点工作是一项规模宏大、系统复杂的工程,因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难免,恳求读者不吝指正。

编校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上 卷

西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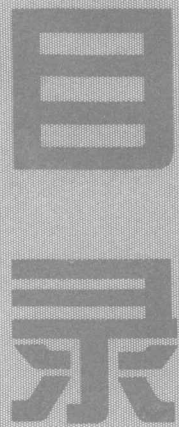
- 序一 痛哭古人 (3)
- 序二 留赠后人 (7)
-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9)
-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卷一圣叹外书 (20)
- 一之一 惊艳 (23)
- 一之二 借厢 (55)
- 一之三 酬韵 (78)
- 一之四 闹斋 (103)
- 二之一 寺警 (127)
- 二之二 请宴 (172)
- 二之三 赖婚 (190)
- 二之四 琴心 (215)
- 三之一 前候 (233)
- 三之二 闹简 (262)
- 三之三 赖简 (297)
- 三之四 后候 (335)
- 四之一 酬简 (371)
- 四之二 拷艳 (402)

目
录

四之三 哭宴	(435)
四之四 惊梦	(456)
续之一 捷报	(471)
续之二 猜寄	(484)
续之三 争艳	(493)
续之四 荣归	(505)

牡丹亭

评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521)
第 一 出 标 目	(523)
第 二 出 言 怀	(526)
第 三 出 训 女	(530)
第 四 出 腐 叹	(537)
第 五 出 延 师	(541)
第 六 出 怅 眺	(546)
第 七 出 闺 塾	(551)
第 八 出 劝 农	(563)
第 九 出 肃 苑	(569)
第 十 出 惊 梦	(575)
第 十 一 出 慈 戒	(585)
第 十 二 出 寻 梦	(588)
第 十 三 出 诀 谒	(597)
第 十 四 出 写 真	(601)
第 十 五 出 虏 谍	(608)
第 十 六 出 诘 病	(611)
第 十 七 出 道 观	(617)
第 十 八 出 诊 祟	(622)
第 十 九 出 牝 贼	(628)
第 二 十 出 闹 殇	(631)
第 二 十 一 出 谒 遇	(641)



第二十二出	旅寄	(648)
第二十三出	冥判	(652)
第二十四出	拾画	(662)
第二十五出	忆女	(667)
第二十六出	玩真	(671)
第二十七出	魂游	(676)
第二十八出	幽媾	(683)
第二十九出	旁疑	(692)
第三十出	欢挠	(698)
第三十一出	缮备	(705)
第三十二出	冥誓	(708)
第三十三出	秘议	(718)
第三十四出	洞药	(722)
第三十五出	回生	(725)
第三十六出	婚走	(729)
第三十七出	骇变	(736)
第三十八出	淮警	(740)
第三十九出	如杭	(744)
第四十出	仆侦	(748)
第四十一出	耽试	(754)
第四十二出	移镇	(761)
第四十三出	御淮	(766)
第四十四出	急难	(771)
第四十五出	寇间	(777)
第四十六出	折寇	(781)
第四十七出	围释	(786)
第四十八出	遇母	(794)
第四十九出	淮泊	(805)
第五十出	闹宴	(811)
第五十一出	榜下	(817)
第五十二出	索元	(821)
第五十三出	硬拷	(826)
第五十四出	闻喜	(838)
第五十五出	圆驾	(845)
附录: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			(859)

〔元〕王实甫著
〔明〕金圣叹评

西厢记

序一

痛哭古人

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自己也。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就使为之而果得为，乃至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所成，而有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耶？夫未为之而欲为，既为之而尽去；我甚矣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夫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之立之者，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何其甚不仁

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则诚然有之，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此岂理之当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为我，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而生而适然是我，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饥寒所驱，叩门无辞，至图冥报，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约为婚姻，百官出其门下，堂上建牙吹角，堂后品竹弹丝，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餐，树下冰霜一宿，说经四万八千，度人恒河沙数，可也，亦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刚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

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此固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非我之误也;又误而欲以此我作诸郑重,极尽宝护,至于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非我之大误也。又误而至欲以此我,穷思极虑,长留痕迹,千秋万世,传道不歇,此固大误之大误也。然而总之:非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非我之大误大误也。既已误其如此,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误为我拈非我者之须,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听之。非我者听之,我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之、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砚,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砚”矣,我亦谓之“砚”,可也;墨,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笔,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纸,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为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云云矣,我亦谓之云云,可也。窗明几净,此何处也,人曰“此处”,我亦谓之“此处”也;风清日朗,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谓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蚁缘槛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蚁,蜂蚁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暂在,斯蜂蚁亦暂在;我倏忽而为古人,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此蚁亦遂为古蚁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净、笔良砚精,心撰手写,伏承蜂蚁来相照证,此不世之奇缘,难得之胜乐也。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又有此蜂与此蚁也。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然则后之人竟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我也。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

序二

留赠后人

前乎我者为古人，后乎我者为后人。古之人与后人，则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见我，后之人亦不见我，我既已皆不见，则皆属无亲。是以谓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见我矣，我乃无日而不思之；后之人亦不见我，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则知后之人之思我必也；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验也。如是，则古人与后人，又不皆同。盖古之人非惟不见，又复不思，是则真可谓之无亲。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而大思我，其不见我，非后人之罪也，无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则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以其身为之膏油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读书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而不来，忽然而不去。此读书而喜，则此读之，令彼听之；此读书而疑，则彼读之，令此听之。既而并读之，并听之。既而并坐不读，又大欢笑之者也。我请得为友生，并坐、并读、并听、并笑而以为赠之。则如我之在时，后人既未及来；至于后人来时，我又不复还在也。可